



■专栏作者:李专

## 立冬



清代李汝珍《镜花缘》中写到“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青之草。”这里“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八节”则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八个节气。

只是,现在这“八节”没人“过”了。但是,少了八节,节日总数不降反增。当我们还没弄清楚情人节是怎么回事,又冒出了个白色情人节。3月7日是女生节,8月3日是男人节,6月9日是反转节,9月12日是示爱节,是不是有点应接不暇?现在是个消费时代,一些稀奇古怪的节日都是商家促销的噱头。借问节日有多少,笔者遥指各商场。

让人深感杜撰的力量、网络的力量、促销的力量,是那个光棍节,我们都亲历了光棍的诞生与火爆。称为“世纪光棍节”的2011年11月11日被商家导入网购魔圈后,2012年的“神棍节”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网购节”。淘宝数据显示,零点刚过,1分钟内342万用户涌入淘宝商城。8分钟,淘宝商城支付宝交易额突破1亿元,截至16时,淘宝商城订单数已突破1000万笔,支付宝成交额突破20亿元。这相当于每一秒钟就会生成178笔订单。

人们多以期盼的心情喜迎季节的更替,比如立春,不仅带着新年的喜庆,还有万物蛰伏一冬即将复苏的萌动。对于夏的期待,虽不及春天那么热切,但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自有一股人们抵挡不住的热情,爱美的姑娘们更是盼着热一点再热一点,好早日换上多姿多彩的裙装。终于暑热难挡了,立秋在日历上早被圈画了出来,因为时令一到,暑气便会消减不少。唯有冬天,除了寒冷刺骨,出行不便,还有什么呢?没有盼头便懒得关注!可是,任你欢迎不欢迎,这最后一个季节还是不得不慢地由立冬拉开了序幕。

“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意思是说农作物收晒完毕,收藏入库,动物也藏起身来准备冬眠。“立”还通“莅”,临之意。故“立冬”即“冬天到了”。到了没有呢?其实还没有,就像田径场上长跑赛最后一圈的枪声,对人们只是一个提醒。在晴好无风的日子,人们还可以尽享几日温暖舒适的“小阳春”。

立冬作为“四立”之一在古代是个重要的节日,皇帝会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的北郊设坛祭祀。普通百姓也要庆祝一下,“立冬不使牛”,人畜都要歇下,并顺便犒赏家人一年来的辛苦。在南方,人们爱吃鸡鸭鱼肉补充元气以抵御严寒。北方人则在秋冬之交的立冬日吃饺子,认为“交”子之时的饺子不能不吃。

李白《立冬》曰:“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白,恍疑雪满前村。”这样晴好的冬夜,倒让诗人多了几分闲适的惬意。相比较夏的酷热,我更喜欢冬的严寒。对于不爱空调的人来说,酷热无所不在,而只要穿得厚实一些,严寒就被抵挡在我的小宇宙之外了,我的小宇宙就是一个温暖的小宇宙。还有,因为寒冷,会让人觉出人世的一些温暖分外可贵。因为寒冬,风虽凛冽刺骨却也会让人头脑有种酣畅的清醒。

11月7日,“立冬”就要来到了。

## 白鹭飞处是吾乡

儿时,读“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时,眼前浮现的是江南山水的绝美与富庶,认为白鹭绝对与我贫瘠的家乡是毫无关联的。前段时日,当摄友说起通山洪港湿地的白鹭群堪称洪港一绝时,我既诧异又惊喜,有了一睹为快的祈盼。

车队在106国道上奔驰。线条明朗的群山,夹道浓荫覆盖的法桐与白杨,闭着眼都能感知的青砖瓦房,一样样把明丽的暖抵送我的内心。一个声音在心底轻轻响起:故乡,我来了。

越过大田村大桥,便到了白鹭栖息之地——下湾。黄牛悠闲地在河对岸低头啃草,不时甩动长长的尾巴;丰茂的水草,绿茵茵沿河堤延伸;一群白鹭,或在牛旁晃悠,或低头觅食,或昂起头潇洒踱步,安静祥和。远山峰峦迭起,苍翠欲流,构成一幅家畜、飞鸟与自然相容的温馨图!

视线所到之处,惊叹随心而出。我举着相机欲往前冲,同行制止了我的鲁莽,说白鹭生性胆小,很远见人即飞,只能用长焦细看。拉近焦距,景象顿时清晰起来:菜地里瓜豆正肥,蜂蝶流连;稍远些的稻谷,绿油油在抽穗;桔红的花金针花在绿野里卖弄风情;宽阔的河面,如一

块浅蓝的丝绸,在阳光下泛出点点丝光。洁净、无声,水天一色。牛与白鹭群就在河对岸。一群群白鹭从河边的枫树林飞出,黄长嘴黑长腿,全身毛羽雪白,身形纤长,长颈缩成“S”形,两脚向后直伸,扇动有力的翅膀在空中呈直线飞行。借势乘风,把飞翔时背部、肩部和前颈细长的白羽一根根清晰扬起,形成丝线般细柔的白色光影,一团团光影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仿佛有了预约,这群白鹭才歌在草丛,又一大群白鹭从不同的树枝上不约而同飞出,高处、低处,前前后后沿河飞行,一时间,空中是飞动的白霓,水中是流动的白影,隔着天然绿色水草,一会白影重合,一会又平行散开,把“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大写意与山水融合。这白色的精灵,白色的尤物,白色羽毛纷纷扬起齐整的情影,一霎那,击中人内心深处的柔软。

哦,我的故乡,什么时候,您把贫瘠的鄂东南变成了水草丰美的富饶之地,让这些白鹭在此安居繁衍?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洪港中学读书。那年端午,二嫂怀孕住在下湾她娘家,母亲要我给二嫂送节。提着肉,背着一袋腌蛋和包子欲过河时,发现刚下过雨的河

## 深秋的胡杨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壮美的诗句曾无数次激起了我对沙漠的向往。

我们是西部行的最后一拨游客,深秋的戈壁人迹罕至,一派清冷萧杀。

一路西行,当眼睛早已适应了单调的戈壁后,突然间,被撞进了如此耀眼的色彩,那种感动,无以言表。这片金黄格外养眼,我们的团队一下子就沸腾了:啧啧赞叹唏嘘一片。其实,在旅途中,我们也看见了胡杨:在公路两边,或远或近,孤单地挺立于戈壁之上;苍老的、年轻的、茂盛的、枯竭的,生存的、死亡的,都独自兀立,不成成林,坚守着一方荒漠;偶尔有一些沙柳、梭梭、骆驼刺、芨芨草与之相携相惜,也只是以一种谦卑的低矮之势,依偎在胡杨周围。心中顿生敬仰之情,很想下车,走近胡杨,细细解读,弄懂这大漠精灵。

在导游不停地讲解着胡杨的过程中,车子停在了一个河床附近。从车上下来,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色彩

丰富而又没有边框的油画。蓝天相映,荒漠作衬,一种令人震撼的景致。

这片胡杨树,生长在干涸河床的戈壁上,树木有高有低,粗细不一,树形有直有歪,枝干虬伸斜出,但都挺拔有力。十一月的胡杨,叶子全部黄了,但它不像其它树木那样的枯黄,而是金色,精美绝伦的金色,每一片叶脉都挂满阳光,孤独中极力张扬着自己生命的色彩。一棵粗大高壮的胡杨树就在我眼前,实事求是地站在那儿。而不远处稀疏的几棵无叶的胡杨,则挺立在落满了枯叶的沙地里,早已枯死的几条枝干,呈灰褐色,直指晴空,似一个个耗尽了一生精血的暮年武将,虽形容枯槁,但仍不失精英之气;更远一点的那棵高挺着的胡杨残枝上,还落着一只老鸦。我的心一下子被震憾了:胡杨用它自己三个一千年的时间构造出一道独特的风景。或生而不死,或死而不倒,或倒而不朽,生生死死三千年,用三千年的时间来思考生命的过程,留下的却

水暴涨,木桥被冲不知所踪。站在河边,早鸭子的我望着滔滔河水,发愁。一路人涉水过来,腰身以下全都湿透。他告诉我,地势最高水面最宽的地方水浅,要我趟水过河。惴惴不安往河心走,在水流的冲击下已无法按自己预定的方位走。到了河中间,水及胸前,已是寸步难行,进退都不能自主。闭了眼大喊救命。好在伯母得迅,及时叫人游水递过来一根竹篙,那根小竹篙,救了我的小命。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后来,当大理石装饰风靡全球,丰厚的利润,引来无数开采者。一时间,洪港前村后湾,随处可见搭建简易工棚和轰鸣的开采机器,山矮了,草木枯了,植被少了,河床塞满山石,河水如浑浊的黄土汤,泛着白泡沫。以前人畜能饮的清冽凉水,变成鱼虾常浮出水面的臭水河。

近几年来,痛定思痛的政府统筹规划山石的开采,有计划地开发矿山资源,同时清理河道,激励山民在山坡、河堤、公路两旁植树造林。村民农忙时耕作,闲时在附近的工厂上班,村镇富了,建起了气派的大桥。

农民富了。山青了。水也清了。白鹭飞来了。白鹭真的飞回来了。

■何金岚 作者单位:咸宁经济开发区国税局

是凝重、苍凉和悲壮。

胡杨树下,我苦思冥想,精神恍惚。回想自己一路走来,生命也历经波折,频频受挫,可比起这顽强的生命使徒——坚毅的沙漠英雄,自己那点痛算什么。

走出胡杨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躁动的心也遁入冥想:胡杨用它自己的生命和躯体点缀了这片荒凉的土地,使这片土地拥有了不多见的一抹精彩。一粒种子从土地中站了起来成了一棵树,活着、站着、倒下,一直到完全回归土地居然有三千年的时光。那么,任何一株已经倒下的胡杨肯定见证了两千多年来这里曾经有过的西域文明,想必它们已经阅读了楼兰古国曾经的辉煌,也一定感受过大汉雄浑的威武之气和盛唐灿烂的文化之光。尽管如此,但这里生命脉搏跳动得太艰难,如泣如诉的羌笛和忧愁哀怨的胡笳怎么也无法唤来玉门关内的杨柳春风。而胡杨却在,这也许是生命的无奈,也许是荒漠的有幸。

■姜以钢 作者单位:市水产局

## 祖母门前的枣树

秋风起,吹熟了小区的枣。枣甜而脆,吃着吃着,不禁想起老家,还有祖母门前的枣树。

枣树是祖母亲手所栽,比我还年长。从我懂事起,枣树已粗若儿臂,开始挂果。

祖父过世得早,祖母跟三叔住。叔婶常在外面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枣树成了孤身祖母的寄托。

枣树其貌不扬,正如白居易的《杏园中枣树》写道:“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旆旆。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但祖母却偏爱这棵枣树。雪初融,春风暖。她独坐枣树下,端着瓷杯,小口抿着米酒,皱着眉头,看枣树抽芽、散叶、开榧。夏日如蒸。枣叶蓊郁如盖,枣花一簇簇,透出丝丝淡雅的黄,如小姑娘的头花;风中散出缕缕暗香,连空气都添了些温馨。这时,她也坐到树下,打着蒲扇,喝着大碗茶。秋来了。枣叶也簌簌作响,伴着斜阳投下摇曳的影子。枣子绿中泛红,挤挤挨挨地躲在密叶间。祖母佝偻着身子张望,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

最难忘的是吃枣。远远地,就看到祖母蹒跚地向我家

走来,风吹乱了她的满头白发,吹皱了她的青布对襟上衣。没到门口,就冲着我喊:“钢伢,吃枣子哦。”我跳着迎出去。一落座,她就用干枯的颤抖着手,打开包枣的方格子手帕,淡青的、泛白的、浅红的枣子撒满桌子。枣子入口,咔嚓咔嚓地响,那甜甜脆脆久久不去。祖母眯着眼看我吃枣的怱怱,脸上泛起红晕,仿佛皱纹都少了些。

年年能吃到祖母送的枣。直到我外出求学、参加工作,祖母见我回得少,常捎信给我:乖孙子哟,枣熟了,回来吃吧。吃枣的事,我很向往,却很少如愿。

我成家后,儿子出生。祖母终于找回了送枣的乐趣。她虽然身板更弱,但仍对送枣乐此不疲。每年收枣时节,总用手帕包着一捧枣来了,逢人便自豪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去看看我的曾孙哦。”儿子很亲她,也越来越喜欢吃枣。

七年前,祖母没等到收枣,走了。我每每回老家总要去看看这棵枣树。枣树少了祖母的侍弄和守望,枝叶越来越稀疏,挂果越来越少,枣香越来越淡。

吃着小区的枣,忆起祖母,眼前浮现出她佝偻的身影。

■徐泰屏 作者单位:赤壁市神山镇文化站

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几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二层小楼,也因为人气不足的原因,墙面上爬满了茵茵绿苔,隐隐地透着斑驳和衰败的气息。

不再喧闹和拥挤的村庄,荆棘杂草生长得格外的茂盛和嚣张,一簇簇疯长着的野藜蒿和粟米草,纷纷以包围之态,紧紧密密地长满了村庄的房前屋后。当年村里人血流汗汗围造出的一丘丘湖田和开垦出的一块块旱地,也争先恐后地长满了艾蒿、菖蒲、苞茅草和地米菜,村里一垄垄两季轮作的稻田,纷纷改种了一季中稻,有的甚至成了无人耕种的撂荒田。如果不是近几年国家实施通村公路建设,只怕村中那条外出的羊肠小道,早已淹没在了茅草荆棘之中。

不知不觉中,细屋徐家边已成为了许多外出村人的一种念想,以及清明祭祖时的一个目的地。一个有着200多人的自然村落,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荒芜了。那些整家整户走出去的村人们,在融入一座座大城市的同时,也让村子本身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和充分的张扬,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多年以后,是否还能找到回村的路径,是否还能准确地找出坟山上那一座座坟莹的名字……

## 忆念的村庄

在鄂南西凉半岛北端的两个小山包之间,有一块半月形的狭长凹地——我的老家细屋徐家,就在这块凹地的东西两边。

这个解放前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姓徐的人家居多,姓刘的次之,姓高的再次之。不知是先人们“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的潜规则使然,还是后人们“人多势众”的原因,姓徐的十来户人家,一字排开地占据在凹地的底部和中部,而姓刘的三四户人家和姓高的二户人家,则以对峙之态,散居在凹地的边沿部分,一左一右地拱卫着徐姓人家的门户。

我家的五间老屋,与左邻右舍共墙合壁地紧挨在一起,北邻一幢二重进身的古宅,南连一幢三出三进的深院,一眼望去,甚是凹凸和单薄。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村子的人口一下子突破了百人大关,几乎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整个村子的人口猛增到200多人,发展成40多户的大村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村里的大孩小孩,总是一走起来一大群,一玩起来一大堆。春天里扯藕带,一次可以塞满一个港湾;夏天打水仗,一回能够搅浑一片浅滩;